

馬華文學及其他

方北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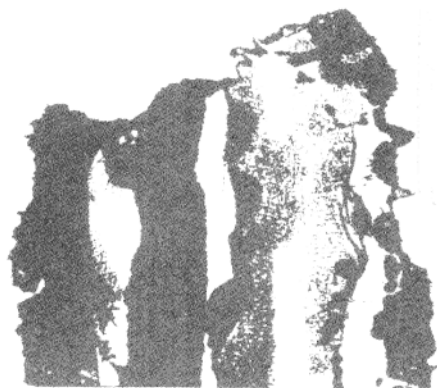
新馬文學論叢 4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新加坡文學書屋
聯合出版

新馬文學論叢 4

馬華文學及其他

方北方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新加坡文學書屋
聯合出版

新馬文學論叢

策 劃・蕭 滋 陳松沾

馬華文學及其他

責任編輯・忠 揚

封面設計・黃意會

- 書 名** 馬華文學及其他 (新馬文學論叢 4)
- 作 者** 方北方
- 聯合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新加坡文學書屋
- 香港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CO. (HK)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 新馬版發行** 新加坡文學書屋
THE HOUSE OF LITERATURE (Singapore)
994 Bendemeer Road #04-03
Singapore 1233
- 印 刷**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 (香港) 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 版 次** 1987年11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規 格** 大32開 (139×203mm) 232面
- 國際書號** ISBN 962·04·058·1 (香港版)
ISBN 9971·975·21·1 (新馬版)
- © 1987 Joint Publishing Co. (HK)
The House of Literature (Singapore)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kong

作者簡歷



方北方原名方作斌，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出生於中國廣東省。一九二八年南下馬來西亞檳城，一九三七年開始在新馬報刊發表作品，同年赴華參加抗戰。一九四七年四月返回檳城並從事教育工作和文學活動。曾擔任馬來西亞韓江中學的華文主任，主編該校《韓中生活》雜誌，《星檳日報》副刊《文藝公園》和《韓中生活叢書》。一九八一年受邀出席新加坡“國際文學研討會”，一九八二年參加吉隆坡“國際文學講座”，一九八三年出席新加坡“國際華文文藝營”，一九八四年又受邀約參加法國“巴黎中國文學研討會”。歷任馬來西亞寫作人（華文）協會主席，現為該會顧問。

前記

在馬來西亞從事華文文學寫作，不能不同時關心馬華文學的發展，尤其當華人社會處於特殊環境之中，熱切要求馬華文學納入“國家文學”的今日，更不能置身度外，作文學運動的旁觀者。

因為馬華文學有今日壯觀的局面，是六十多年來馬華文學工作者，本着現實主義的創作精神，一面學習創作，一面積極地推廣文運的結果。華人社會也才有今日的文化面貌。

文學先輩既然扶掖我們成長，晚輩沒有理由不負起承先啓後的責任。為馬華文學的發揚光大，為馬華文學的接班人，鋪下前進的基石，這是知識分子義不容辭的工作。所以作為馬華文學的寫作人，除了一面從事寫作，自然也應該一面關心馬華文學的前途。

《馬華文學及其他》一書，所收集的文字，是筆者多年來參加馬華文學評論和活動的小結，其中有一部份已編入《馬華文藝泛論》一書，於一九八一年出版。

本書第一輯的內容，主要是筆者對馬華文學的本質和創作意義的探討和理解。第二輯的文藝隨筆，是對一些文藝現象的基本看法。第三輯是從許多馬華作家的作品中，看到他們的可觀成績，而給予的評介；因為大家的收成，都是在不易發展的環境中取得的，於是在愛護的盛情之下，自然流露多加鼓勵的心意。

不過收入本書中的拙作，文字粗糙，內容貧乏，沒有什麼獨特的見解，只因具有紀念性，所以，明知粗糙淺薄，也敝帚自珍了。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日

作者著作書目表

- 1947 《春天裏的故事》（長篇小說）
- 1951 《每天死千人的古城》（報告文學）
- 1952 《兩個自殺的人》（中篇小說）
- 1953 《出嫁的母親》（短篇小說集）
《國王的刀斧》（童話集）
- 1954 《北方散記》（散文集）
《娘惹與峇峇》（中篇小說）
- 1957 《遲亮的早晨》（長篇小說）
《思想請假的人》（短篇小說集）
- 1960 《說謊世界》（中篇小說）
- 1961 《檳城七十二小時》（中篇小說）
- 1962 《笑的世界》（散文集）
- 1968 《利那的正午》（長篇小說）
- 1970 《江城夜雨》（短篇小說集）
- 1973 《倒下來的銅像》（短篇小說集）
- 1975 《愛屋及烏》（短篇小說集）
- 1976 《火在那裏燒》（短篇小說集）
《北方春草遲》（雜論集）
- 1978 《幻滅的黃昏》（長篇小說）
- 1980 《頭家門下》（長篇小說）
- 1981 《馬華文藝泛論》（文學評論集）
- 1984 《滿城花醉三千客》（報告文學）
- 1985 《樹大根深》（長篇小說）
- 1986 《方北方短篇小說集》

目次

前記·····	1
第一輯	
馬華文學的時代精神	
——開拓華社新境界的原動力·····	3
馬華文學及其發展路向	
——兼看華文文學的前途·····	6
馬華文化的形成及現狀·····	15
文化是華人的切身問題·····	21
講華語是華族整體社會的要求·····	27
馬華小說的內容及其形式·····	30
馬華文運與文藝副刊·····	49
小說獎·文史展·講習班	
——一九八三和一九八四年馬華文壇三件大事·····	54
文學是經國的大業	
——從關心社會與提昇創作水平談起·····	60
第二輯	
見地·識力·理想	
——文藝筆談之一·····	67
新聞與文藝	
——文藝筆談之二·····	70
文章難寫	
——文藝筆談之三·····	72

標題及其他

——文藝筆談之四·····	74
典型人物與概括形象	
——文藝筆談之五·····	76
魯迅與內山完造·····	78
從巴金想起魯迅·····	81
凌叔華印象記·····	84
憶鍾介民教授·····	87
在廚房裏打花拳	
——馬華的文學活動·····	90
大學與文藝·····	94
曾聖提先生遺稿·····	96
附：曾夫人陳可美女士來信·····	97
于如柏先生車禍身亡	
——悼一位愛好中國文學的法國學者·····	100

第三輯

韓素音其人及作品·····	105
《異鄉奇遇》的內容及主題	
——洪絲絲長篇小說簡介·····	112
野火燎原	
——讀林潮著《野火》後·····	119
無題草	
——讀詹蕪的《無花果》·····	123
筆調潑辣犀利	
——冰梅的《99哲學》·····	127
轉型期的典型人物	
——蕭遙天的《夜鶯曲》讀後·····	130
充滿濃厚感情的詩	
——序吳天才《信奉之星》·····	133

寫作是件好事	
——序符和德《陋品集》·····	138
確是“短小精悍”	
——梁冠中《冷眼集續集》序·····	141
人物形象突出	
——鄭祖小說集《盼》序·····	143
面對印支·認識生活	
——讀《柬埔寨的悲劇》把握自己的前途·····	146
具有明確的時代精神	
——序芸亦塵長篇《渡越》·····	149
歷史價值豐富	
——序鍾錫金的《幾朵鮮艷藝術花朵開放在北方的沙漠》·····	151
作協、《通報》小說獎評分記·····	154
序《華文作文比賽作品》·····	162
具有風格的作品	
——雲里風小說集《相逢怨》序·····	164
一部引人入勝的通俗讀物	
——序夏田、孟沙、觀福合著《年節·風俗》·····	167
序陳應德《待風集》·····	169
序孟沙《文藝論文集》·····	173
歷史的脚印	
——序慧適第一本小說集·····	177
漫畫是犀利的雜文	
——序施聖提的漫畫集·····	180
憎愛分明的文字	
——迅郎《踏青散記》序·····	182
青春氣息濃厚	
——序李壽章詩集·····	185
謝詩堅及其新著	
——讀《華人政治思潮演變》·····	187

擺事實・講道理

- 序忠揚的《潑墨集》…………… 190

一本具有見地的評論

- 序周念春的《邊鼓集》…………… 194

- 《娘惹與峇峇》日譯本序…………… 198

創作與出版

- 《風雲三部曲》總序…………… 200

- 《樹大根深》自序與後記…………… 205

- 《方北方短篇小說集》後記…………… 209

答李興前先生所問

- 有關《頭家門下》電視劇問題…………… 210

- 作者著作書目表…………… 219

第一輯

馬華文學的時代精神

——開拓華社新境界的原動力

“文學是現實的反映；文學作品是作者通過社會生活的認識反映出來的。”這些話的含義，畢竟是具有顛撲不破的科學真理。

果戈里的《死靈魂》、屠格涅夫的《前夜》、托爾斯泰的《復活》、《戰爭與和平》、雷馬克的《西綫無戰事》，以及曹雪芹的《紅樓夢》、魯迅的《阿Q正傳》……等作品，所以成為世界名著，就因它們是現實的反映、而具有社會意識和時代的精神。

原來優秀的文學作品，能得到讀者的喜愛和讚賞，無不是作品使讀者產生廣大的聯想，也使人發出奔放活潑的想像；往往為了體驗和印證，便進一步對概括的事物加以思索。從深入生活的認識之中，提高對社會的理解。即是說：文學所以具有這種功能，主要是內容的輻射和藝術的魅力發人深省。使人不能不把概括的事件和典型人物，與社會的實質以及真實的人物加以聯繫，以便研究生活的意義和體驗人生的真諦，從而提高對社會的認識。

可見閱讀的心得，必然是從優秀的作品實質的輻射和完美的藝術魅力得到的。

這樣，“文學是改造人的精神的最佳辦法”（魯迅語），這句話是無可非議的。當今馬華社會處於特殊環境之下，整體的結構四分五裂；華人政黨領袖的品質不但已變成樹膠印，而且依附當權派，蓄意進行違反華社的民意。馬華文學應該提高“愛國主義”的精神，作品的主題，毫無疑問的，必須說出大多數人所要說的話；而內容表達的形式，更應集中在反映華社的精神面貌上。

那麼當前的所謂華人領袖和大眾的心聲怎樣？請讀下列兩則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一則是摘自名律師劉錫通在其《王冠難治頭痛》一文

的內容；後一則是採於名學者賴觀福所寫的《這是什麼時代——你們全都退出政壇吧！》的文字：

“回顧歷史，我們不難找出華人部長違反民族權益的許多實例。例如六十年代，一些華人部長到處替政府將華文中學改制為國民型中學之政策塗脂抹粉，聲稱及保證改制後的華文中學必會保留三分之一的教學時間使用華文，可是環顧今天的這些國民型中學有幾間可以稱得上已實現這種保證？再如六一年教育法令第廿一條（二），當時華人社會極力反對，但卻由華人部長的支持而獲得通過。這種先由華小種下危機，然後才來誓言與華小共存亡的行徑。又哪裏能夠使華人社會信服？其後，在獨大的事件上，這些部長非但不能照顧華人社會的意願，反而與數千個華人團體站在對立面，反對獨大的創設。在經濟上，他們也不理會華商的反對，一意支持工業法令。回想其所作所為，有哪一樣是與維護華人權益的說法相符合。”（劉錫通）

“權位利祿，爭來爭去，只是少數人的事，五百萬華裔馬來西亞公民的前途命運事大，少數人的事小，多數人的事大。今天，廣大的人民羣衆，對於政治上的醜陋行為，已經感到不耐煩了。領袖是人民選出來的，人民要大聲疾呼：雨打孤舟，汪洋一片，你們必須立刻息爭，拿出良知，放棄成見，再度協力同心，把舵航進。五百萬華裔公民的命運，不容被人斷送。民主的真諦是做政治領袖的人，必須時時顧及多數人的願望。現在多數人已經對政爭感到不耐煩了，你們還要這樣胡搞下去嗎？再搞下去，人們就有權力叫你們爭執的各方，全都從政壇上退下去，因為大多數人的前途命運，不容毀於少數人手上。……凡是在政治上無能為華裔馬來西亞公民解決問題的人，你們全都退出政壇吧。”（賴觀福）

以上這兩則一針見血的文字，讀後無不使人深受感動而有所反應。如能利用文學的功能，基於為華社服務的正確立場，通過概括形象的描寫或反映，把左右華人前途的政棍嘴臉，以及廣大羣衆的控訴和心聲表達出來，以便促成開拓華社的新境界力量集中，使萬夫所指的神蛇牛鬼，自慚形穢而銷聲匿迹。

華人社會的整體精神，是建築在芸芸衆生的生活形態中，馬華文學當然以反映社會的意義，積極地針對此時此地土層人物的私慾殘害廣大羣衆的醜惡，給予徹底的暴露，同時加緊反映好人做好事的精神，馬華社會自有機會突破困境，而出現起死蘄新的局面。

因此今日的馬華文學必須具有強烈的時代精神；所反映的事件和

人物是有時代性、歷史性和社會性的，才能表達廣大羣衆的思想感情和願望，從而推廣以羣衆爲基礎的文化革新運動，把馬華社會推向醒覺的進步階段的時代。

這樣，如果說一甲子以前的廿年代，是馬華新文學從萌芽時期發展到擴大階段，而建立了反壓迫、反封建的寫作精神，那麼在一甲子以後馬華文學進步到八十年代的今日，當現實主義的創作主流，面對華族的結構出現分崩離析，政治領袖自相殘殺的局面，文學創作自會加強反種族主義、反政棍搞宗派小集團主義的力量，配合充實國家文化運動，發揮具有科學和民主傾向的愛國主義精神。

由於文學創作提高反映具有時代精神的傾向，馬華文學極可能產生擲地有聲的傑作。好像在中國發生“五四”文化運動的那些日子，如不是社會的頹廢和腐敗，愚昧的中國人所表現的那種對國家民族漠不關心的麻木心態，已到了無可挽救的地步，魯迅先生便無從通過現實社會的認識，寫下具有時代精神的《阿Q正傳》。

因此，魯迅以高明的概括藝術，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塑造出這個具有中國人性和靈魂的典型人物，爲開拓中國新境界作出貢獻。

可見沒有中國那種腐敗沒落的社會，魯迅也寫不出這個具有時代精神的代表性的傑作。同樣的，由於今日決定華人命運的大部份上層的政治人物，爲自己個人的利益，口是心非地不斷在傷害華社，才促使馬華文學積極地爲重整華社經已腐敗和萎縮了的元氣，而提高愛國主義精神，從而淨化華人的心靈，建立華社完整的尊嚴。這樣，在鞭撻壞人、頌揚好人的主題上，馬華文壇出現深受廣大讀者歡迎的作品是可能的。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深夜

馬華文學及其發展路向

——兼看華文文學的前途

一、含義

這裏必須強調的是：“馬華華文文學”與“馬華華人文學”，兩者有截然不同的含義。雖然一概都是“馬華文學”。

“馬華華文文學”，所指的是馬來西亞華人，以華文作為表達工具反映社會的馬華文學。“馬華華人文學”是馬來西亞華人，不論用華文、英文，或馬來文、淡米爾文所寫的作品。

現在談的是“馬華華文文學”。

由於文學創作和社會的經濟結構，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文學作品，即使作家對社會的感觸有不同的反應，積極或消極，都完全是通過社會動態的認識所產生的創作。

這樣，社會現實便是文學創作的源泉。

馬華華文文作品，既然是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反映，馬華的“華文文學”含義，也不同於“中國文學”了。

在中國或台灣，以中國人的立場從事文學創作，自有傳統的觀念和社會傾向。而“華文文學”談的是海外華裔寫作人，以華文作為表達工具的創作。認真地說，是“海外的華文文學”。

因為此時此地，旅居海外的華人，已落地生根，多成為居留地國家的公民。華文文學的意義以及創作傾向，已經不是中國文學的支流了。

可見文學畢竟是不能脫離現實的。

好像在馬華擁有相當讀者的司馬中原先生的小說，多以江蘇、安徽的鄉野為背景，由於鄉土意味濃厚，內容生動，給人留下深刻的印

象。他就是以台灣中國作家的心理和觀念，從事創作的。

又如對馬華寫作人具有影響的劉以鬯先生。他的短篇小說集《天堂與地獄》一書，前年在廣州花城出版社重印出版。足以證明劉先生在六十年代居留馬來亞時期，用葛里哥的筆名，每星期於南洋商報副刊，發表數篇如《天堂與地獄》同樣風格的短篇小說，所以深受讀者歡迎，也成為好些寫作人在創作上模仿的傾向。原因是小說的內容，都以新加坡小市民的生活為背景，用新加坡人通俗的語言，寫活新加坡人的心理。

原來有良知和責任感的作家，都是寫實事說實話，文學創作當然也應該刻劃人性，但是反映鄉土與刻劃人性，兩方面並沒有衝突。只是脫離鄉土的作品，落地使人聽不見聲音。

因此優秀的文學創作所具備的三個條件：一、優良的傳統文化。二、積極的時代精神。三、濃厚的地方色彩。從而證明馬華華文文學的本質，不同於中國文學的內容和創作傾向。

總之，“馬華文學”是具有地方獨特性的華文文學。

二、簡史

要談今日的馬來西亞華文文學，必須回顧本土過去馬華新文學的出現和發展，因為六十五年前，華僑社會興起新文學運動，才促進馬華文學由僑民文學、發展成為具有馬來亞獨特性的馬華文學，進而發揮愛國精神，扮演建國角色的馬來西亞華文文學。

那麼，馬華新文學是怎樣發端而來？

毫無疑問的，馬華新文學的種子，是西方殖民地的經濟集團所拐誘的契約華工，與一些在中國國內站不住腳，逃避清廷的逮捕，南來的人士所埋下的。經過長久的醞釀，到了一九一九年，才在星洲的《新國民日報》副刊園地茁壯。後來各報的副刊茁茁然繼起，雖然受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影響，卻沒有達到像當日中國《新青年》雜誌所表現的那種具有新文學運動意義的精神。一直到了一九二五年，由於各報的副刊已繼起發動新文學思想運動！新苗也如雨後春筍，馬華新文